

人生况味

南花坛看戏

□葛高远

春暖花开,伊川县城南花坛东北角的贤乐驿站渐渐热闹起来。每到华灯初上,周边的居民便三三两两来到驿站广场上,或健身,或跳舞,各有所取,各有所乐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一位七十多岁的大爷,一到晚上,就推着自已焊制的三轮播放车来到广场上,支起摊儿,播放传统豫剧、曲剧。渐渐地,有上年纪的人围上来,中年人围上来,甚至推着婴儿车的少妇们也在一旁驻足观看。我晚上爱散步,发现这个戏曲播放车后,每晚也按时到这里“打卡”,在凉亭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,看一场早已耳熟能详的豫西调、洛阳曲。老人的戏曲播放车非常实用,一个四十多英寸的大显示屏,配上音质浑厚的一个大音箱,在广场上一放,效果不亚于在剧院里面。每晚放的戏曲不外乎豫剧《包青天》《三哭殿》《清风亭》《卖苗郎》,马派的“一挂两花”——《穆桂英挂帅》《花打朝》《花枪缘》;还有曲剧海派的《卷席筒》,张新芳大师的《陈三两》《祭塔》《秦香莲后传》等等。我是个戏迷,从小喜欢看戏,每回村里剧团唱戏,总是早早围到戏台前。即使在北京,看到长安戏院演出广告,也不吝

花几十块钱买张票去看小香玉演唱的常派经典“红白花”——《拷红》《白蛇传》《花木兰》。在南花坛“打卡”了一段时间后,老人渐渐注意到了我,就和我攀谈起来,问我看戏有什么感受。我跟他谈,看戏享乐、放松、学习。有一晚播放的是豫剧《桃花庵》,好几位老人边看边议论剧中的窦氏,说她家到底是干啥的,看着像是大户人家?老公外出多年未回,窦氏为何敢到桃花庵责问小尼姑,敢和“四品皇堂”苏坤大老爷当堂对质,毫无惧色?我也一时蒙圈,看了多年的不同版本的崔派《桃花庵》,戏词都背熟了,还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。于是,我查了很多资料,还真找到了和《桃花庵》有关的传说。在清朝的《桃花庵鼓词》第一回中讲到,当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最困难的时候,得到了张才他老爹,也就是窦氏的公公的大力帮助,后来老朱当了皇帝,就叫张才他爹入朝为官。但是张才他爹有先见之明,委婉地拒绝了。朱皇帝就赐张家良田千顷、财宝无数,张家从此成为富翁。但是张才不争气,在他爹死后娶了貌美如花的窦氏还不

安分,外出遇上陈妙善,有了《桃花庵》里的一段风流韵事。后来我再到广场上,把这些跟老人们一说,他们都说我是个文化人,看戏没有白看。多年来总结起来,作为河南人,看河南豫剧,亲切易懂;听洛阳曲剧,自然入耳。有一天晚上播放的《洛阳令》,不仅歌颂了董宣不惧权贵,为了百姓安危,敢在公主老虎嘴里拔牙,依法惩处了歹徒,又赞赏了封建时代的皇帝刘秀深明大义,在天理国法人情矛盾交织时能作出正确抉择,宽恕董宣并予以表彰。洛阳人演的洛阳曲,让人觉得分外亲切悦耳、大快人心,即使是隔着屏幕,老人们也为演员鼓掌。“杈把扫帚牛笼嘴,镰刀绳索和锄头……割一捆新麦吃碾饃,接着又过五端阳……”柴川县兰文祥大师的《包公辞朝》,伴着我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,每听到这一段,除了被大师的唱腔所感染,更勾起了对农村生活的回忆,也感慨封建士大夫有的也能“熟知庄稼行”体恤民情,更向往“欢度晚年乐安康”的农家生活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搬上银幕的《寇准背靴》,也叫《背靴访帅》,剧中柴郡主的扮

演者周玉珍就是地地道道的洛阳人。她在剧中与马骥饰演的寇准斗智斗勇,“设灵堂假哭周公瑾,后花园暗藏赵子龙”。对朝廷失去信心时,劝丈夫辞朝回河东,“喂上一头猪,再养上两头牛……桥头赏月、岸边垂钓、清闲自在自在在、恩恩爱爱到白头”,在得到八贤王承诺后,又慷慨支持丈夫出征,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、既有小家私心又有家国情怀的巾帼形象。1956年,被誉为“洛阳牡丹”的马金凤大师把《穆桂英挂帅》唱到了北京,唱到了全国人民心中。如今,大师虽然已去,但她的弟子们依然在传承着马派的戏曲之魂。2019年11月,我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,有幸与马派亲传弟子关美利同班。在学习互动阶段,关美利一段“我五十三岁又管三军”艳惊四座,同学们掌声不断。听戏,要入戏,真真正正进入角色,体会剧中人的“酸甜苦辣”;看戏,更要出戏,用戏中人、戏中事,正己教人。听戏看戏品戏,从戏中中学人生,不失为一种很高雅的文化享受。戏如人生,人生如戏。看戏几十年,我最大的收益就是,过好充实的每一天,做好有意义的每件事,在人生的舞台上,唱一出大戏、好戏。

社会走笔

三次立笔

□郭德诚

我爷爷是医生。他老人家告诫我:就业,一定要选那种越老越吃香的,这样人老了会更值钱。他老人家就是这样,遇上身患疑难杂症的病人,他那细长的手指往病人手腕儿上一搭,眼睛微闭,陷入沉思,一圈人都敛声屏气,盯着他那长长的眉毛,一声都不敢吭。我进厂,被分到了办公室,干些抄抄写写的活儿。爷爷说这个工作好,笔,立住了,这辈子你就立住了。那时候的笔多:抄写,铅笔;复写,圆珠笔;誊写,钢笔;刻蜡纸,铁笔;刷标语,毛笔……十八般兵器,我是练了个遍。眼看就要立住了,电脑来了,屏幕一亮,一切归零。别说了,就是词典也都“退避三舍”了。那就从头来吧,捏笔的僵硬手指,要上下跳动,跟弹钢琴似的敲。终于,练到了能盲打的程度,语音输入又来了,上下嘴唇一碰,一行行字就蹦蹦跳跳地码齐了。写字,不再是手的事了,成口音的事了。我是老洛阳人,张口就是“拐弯儿抹角儿上呵台儿”,乡音,那就是老树的根,可如今,这根也得刨。这一番折腾,类似脱胎换骨,刚刚立稳,AI又横空出世了。这一回,要换的是思维方式。这支笔,不仅能听懂人话,还能纠正你的语法错误,摘取文章要点、分析归纳主旨,尤其是内在逻辑结构是否合理,对它来说更是易如反掌,都是分分钟的事儿。初时,我只把它当作“验算工具”,文章写成,由它进行各维度的“验算”,指出毛病,提出修改意见。有一回,一篇文章中途卡壳,我是横竖写不下去,甩给了AI,心想让它试试。于是就把核心交给它,要求从不同维度展开,列举二十条。真没想到,它一下就把墙给推倒了,也就几秒钟的事。在那二十条中,我选出了两条,通过增减修改,糅合在一起,作为中心线索,文脉也就被理顺了。这篇文章后来还得了征文奖。得这个奖,功劳有我的一半,也有它的一半。这颇让我洋洋得意。到此,我这支笔,算不算立住了呢?为了检测我的水平,报名参加了AI训练班。进了校门,我看到的是AI写作,AI办公,AI编程……那一路的AI,吓得我看都不敢看,我那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。想起爷爷的话,我真是感慨万千。在这个世界上,现在还有没有越老越吃香的工作,我不知道。但我这支笔,指定是立不住了,这已经立了三次了。一次比一次靠上,一次比一次快,一次比一次大,而且都不是数量级的,而是几何级的,你往前看,永远是地平线。那就朝着地平线走吧,有多远走多远,也应了那句老话:活到老学到老。

艺海漫笔

“刀郎现象”对画家的启示

□朱明德

在探讨艺术世界的多元面貌时,“刀郎现象”无疑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。这位以独特音乐风格和深情演唱方式闻名的歌手,不仅在音乐界掀起了一股热潮,更在社会文化层面引发了广泛讨论。刀郎的成功,对画家们而言,同样蕴含着丰富的启示。第一,坚持个性化创作。刀郎的音乐能够深入人心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。他的音乐融合了民谣、摇滚和流行元素,创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音乐语言。对画家而言,要勇于探索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,不盲目追随潮流,而是坚持个性化的创作道路。只有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,才能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,与观众建立起深刻的情感联系。第二,关注社会底层与生活真实。刀郎的歌词常常以底层人民的生活视角,讲述普通人面对生活困境时的挣扎与希望。这种贴近生活的真实表达,使得他的音乐具有强烈的情感共鸣力。画家们同样应该关注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状态,通过画笔捕捉那些被忽视的生活细节,展现更广泛的社会图景。这样的作品不仅能够触动人心,还能促进整个社会的理解与包容。第三,追求艺术的真实与纯粹。刀郎的音乐以其真挚、朴实的情感表达脱颖而出,反映了人们对音乐“走心”价值的恒久关注。在绘画领域,同样需要追求艺术的真实与纯粹。画家们应该摒弃浮躁和功利的心态,回归艺术创作的本质,用心去感受生活、表达情感。只有真诚的作品,才能打动人心,留下深刻的印记。第四,文化自信与民族元素的融合。刀郎的音乐中融入了丰富的民族元素,唤起了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。对画家而言,同样可以在创作中融入民族元素,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。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作品的文化内涵,还能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,这样的作品更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。第五,利用互联网进行传播与交流。刀郎的音乐通过互联网平台迅速传播吸引了大量粉丝,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影响力。对画家而言,互联网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传播渠道。通过社交媒体、在线画廊等平台,画家们可以展示自己的作品,与观众进行互动交流,甚至拓展国际市场。互联网的传播速度之快、范围之广,为各类艺术家及其作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。



塔影幽幽

王煜文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

那年那月

外婆的春天

□陈晓辉

外婆说她最喜欢春天,最主要的原因是,有东西吃:榆钱儿、泥胡菜、野菊花苗、猪尾巴菜……上锅蒸、凉拌都能吃。且慢,春天最主要的不是花儿吗?春暖花开,桃花、杏花、梨花、牡丹……外婆说,花儿也好看,可饿着肚子,哪有心思看花?就算看到村头的杏花,想的也是:“要是能吃饱就好了!”外婆说,春天来了,她就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去挖野菜。但是野菜“不顶事儿”,一上午挖了一篮子,煮熟只有小半盆,还是不够吃,肚子还是饿。她按照老人们教的办法,和弟弟妹妹一起,找个斜坡,头朝下脚朝上地倒着躺下,互相告诉对方:“这样就不饿了。你呢?还饿吗?”想几个小孩子并排倒着躺在斜坡上晒太阳的画面,我忍不住笑了。想想又觉得心酸,那是一辈人的童年啊!后来的春天慢慢不饿了。“春天要赶紧劳动,几天不下地,杂草就会长得比麦子高。”外婆说,那时候可开心了,吃饱肚子,迎着春风扛着锄头去田里锄草,大人们互相开玩笑,孩子们在田埂上跑来跑去。偶尔一抬头,天是透明的蓝,树是温柔的新绿。远处,几棵开着粉白粉红花儿的树,几片黄色的油菜地。燕子迅捷地飞过,蝴蝶翩翩飞过,孩子们的心,轻盈地飞过。太阳到头顶了,家里的猪和鸡也饿了吧?人也累了,就回家,顺手把锄

故园漫忆

槐香深处是归途

□王垣升

在我的心中,老家院子外的那棵老槐树,是记忆深处最温暖的存在。暮春时节,阳光和煦,微风轻柔。老槐树像是被大自然这位神奇画家轻轻点染,一夜之间,便缀满了串串洁白的槐花。那槐花,如繁星般簇拥在一起,又如串串玲珑的小铃铛,在风中微微晃动,散发出淡雅清甜的香气,丝丝缕缕飘进院子里,也悄然钻进我的心房。小时候,每当槐花盛开,我便如同被施了魔法一般,满心满眼都是那棵老槐树。放学回家,书包一扔,就飞也似的跑到树下,仰起头,痴痴地望着满树繁花,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那时候,家境并不富裕,零食是稀罕物,槐花便成了大自然最甜蜜的馈赠。我会小心翼翼地爬上树,爬树这项技能我可是无师自通。树干上那些或深或浅的纹路,就像天然的台阶,稳稳地托着我的脚丫。坐在粗壮的树枝上,四周都是低垂的槐花,我轻轻折下一串,迫不及待地摘下一朵,放入口中,细细咀嚼。清甜的汁水瞬间在舌尖绽放,那股带着自然气息的香甜,从口腔直沁心脾,全身的细胞都欢呼雀跃起来,童年的快乐也在这一刻被无限放大。母亲总是责怪我上树危险,却也会和我一起采摘槐花。母亲的手很巧,能把普通的槐花变成一道道令人垂涎的美味。最常说的就是槐花鸡蛋饼,母亲把洗净的槐花和鸡蛋、面粉搅拌在一起,再撒上少许盐和葱花调味。锅里的油热得滋滋作响,母亲倒入面糊,不一会儿,厨房里便弥漫着诱人的香气。金黄金黄的饼面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白色槐花,咬一口,外酥里嫩,槐花的清香、鸡蛋的鲜美和面粉的醇厚完美融合,每一口都是